

缁素追崇 四海同钦

——纪念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圆寂二十周年

□ 学 诚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圆寂已经整整二十周年了。二十年来,包括广大藏传佛教信徒在内的全国佛教四众弟子无不深深怀念大师在短暂的一生中为匡道持统、安僧兴教、弘法利生所作出的不朽功勋。二十年来,包括广大藏族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无不深深感佩大师在有限的岁月里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繁荣进步所焕发出的无穷精神力量。大师一生把爱国爱教完美地统一起来,把对本民族的热爱深深融入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爱之中,进而融入到对世界人类的博爱之中;把坚定的宗教信仰和崇高的道德情操深深融入到促进民族团结友爱、祖国安定统一、人民幸福和睦的事业中,进而融入到为促进世界和平、人类安宁、众生和乐而奔走努力中。

大师乃佛教中流砥柱,法门擎天巨擘,一生普利人天、泽被十方,其功德伟业实难一一具陈。值此大师圆寂二十周年之际作点滴追思,藉以策励我等后辈佛子追寻大师的脚步、效法大师的精神,为佛法广度群生、华夏国泰民安而勇猛精进。

—

大师慈悲。这种慈悲既来自大师悠远深厚之慧性善根,更来自大师芳越衡杜、净逾冰雪的宗教情操。心冥一乘,行崇六度,方能如此大慈大悲、无私无畏!

由于历史原因,旧西藏长期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这种农奴制不符佛陀众生平等的慈悲本怀。大师对此洞若观火,以大慈大悲、无私无畏的气魄,审时度势,力主革除积弊。1956年4月,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他以大无畏的气概提出要在自己所属的庄园进行民主改革,并以此为试点改革封建农奴制度,解放农奴。这一

行动触怒了一些不愿放弃自身利益的农奴制度的受益者。参加会议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如噶伦索康·旺清格来、扎萨柳霞·土登塔巴、达赖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孜本朗色林·班觉久美等在大师发言的当晚进行串联,商议以罢会或在会上发言等形式公开反对大师的解放农奴改革。大师知悉后并未退缩,而是严肃坚定地表示:“只要有利于本民族的事,不管别人如何反对,自己都问心无愧!”大师为本民族利益而主动放弃自身利益的坦荡无私的宽广胸襟,为众生拔苦与乐而甘受他人诋毁指责的大乘气象,赢得了包括广大农奴在内的西藏同胞的敬重和爱戴。而恰恰是那些为一己私利反对民主改革的少数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构成了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的核心人物,这又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十世班禅大师的远见卓识。1959年6月大师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主任的身份主持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定》。1960年底到1961年初,他对西藏宗教寺庙的改革提出了五条主张: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四是劳动生产;五是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僧徒的生活由政府包起来。得到中央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五条主张的贯彻落实为废除宗教寺庙的封建特权、封建压迫剥削制度以及寺庙内部等级森严的封建管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凝聚了大师多年的心血,体现了佛陀众生平等的慈悲本怀。

大师的慈悲还体现在他主张改革对活佛的奉献和布施。他不忍心藏族同胞为了对他奉献和布施而加重经济负担,每次到西藏和其他藏区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信徒讲明教义上奉献和布施的本来意义,劝阻藏族同胞对他的奉献和布施。但许多信徒反而更加敬重

他,坚持要给他奉献和布施。他只好把收到的现金或交给当地政府用于文化教育事业,或交给当地寺庙或学校。而另一方面,对藏族同胞的宗教需求总是竭尽所能,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予以满足。作为大活佛,他总是创造机会与广大藏民信众接触,为同胞送去关心和爱护,为他们摸顶祝福。面对藏民信众,他总是和蔼慈祥,走到哪里都把无量光佛的吉祥欢乐带到哪里。通过宗教活动给信众带去宗教的情感愉悦和精神满足是他慈悲的一个重要体现。1986年1月,五万藏传佛教信众日夜等待,希望大师能为他们摸顶祝福,大师一一满足了同胞的心愿。五万信众排队从大师面前缓缓走过,大师一一为他们摸顶祝福。胳膊肿了胀了,痛得几乎抬不起来,但大师不愿让同胞们发觉,依然面带微笑毅力坚持。两天坚持下来,身体已是非常疲倦,但大师却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摸顶活动还要多安排几次,以满足更多同胞的宗教需求。大师一生厌弃芬华、脱略声利,却缙素追崇、四海同钦,这是真实履践佛教真谛的必然结果,可谓名至实归。

二

大师爱国。这种爱国情怀既源于大师自身对旧中国国弱民穷、备受欺凌的惨痛历史的亲身体验,更来自大师对国家与民族、国家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升华和自觉把握。

大师的爱国情怀首先来自于自身对历史经验的体认。他说:“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说,没有祖国的统一和富强,就没有班禅和班禅厅的地位,我的前世和一大批人员在二十多年间之所以回不了西藏,根本原因就在于西藏有一股分裂主义势力在破坏祖国统一。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这样做,我们才有光明的前途。”这种对历史经验的直接体认使大师一生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不懈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并且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西藏



十世班禅大师与赵朴初会长、新加坡宏船法师在一起

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唆使和策动下,继续扩军备战,并且派遣所谓“亲善代表团”,要去向英美等国表明“西藏独立”,妄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实现他们把西藏从祖国分离出去的迷梦。1950年1月31日,以十世班禅大师为核心的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谴责拉萨当局的行径。电报说:“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军,为效忠祖国奋斗到底。”

1950年2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电报。这份电报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表明了大师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严正立场,表达了西藏人民共同的爱国心声,更是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少数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严重警告。从此,班禅大师率领西藏同胞为西藏的解放、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尽心竭虑、身体力行,不懈奋斗了几十个春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7至1959年间,西藏地方政府中少数反动上层分子

与从甘肃、青海、四川等地流窜到西藏的叛乱分子相互勾结,在西藏发动局部叛乱。大师在日喀则成立机械学校制作枪支弹药、训练人员,积极准备自卫反击,打击叛乱分子。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全面武装叛乱,3月28日大师代表西藏同胞严正指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罪行,表明他们是祖国的叛徒,西藏人民的敌人,西藏藏族的败类。他们的叛国行为,为国法所不容,而且已经遭到西藏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坚决执行国务院命令,为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因而受到西藏人民愈来愈广泛、愈来愈热烈的拥护。”而在他领导、控制和影响下的地区和寺庙,当时绝大多数没有叛乱。不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还是在平常的宗教活动、日常视察访问中,大师总是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希望广大藏族同胞“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爱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大师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对西藏同胞所具有的极其重大意义,指出:“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各民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才能有光明幸福的前途。”1987年以来,达赖集团多次策划煽动和组织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发动严重骚乱事件,妄图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大师义正辞严地指出:“流亡国外的分裂主义集团,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支持下,分裂祖国,策动、唆使拉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骚乱,是违背广大藏族人民意愿的,是不得人心的。他们这一恶劣行径决不会得逞。对骚乱分子要依法严惩首恶,深挖幕后操纵者。西藏和其他藏区人民,一定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做贡献。”同时他理直气壮地声明:“我本人一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独立,是考虑了历史、现实和未来,深思熟虑后所采取的立场。我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的任何行径,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反对。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这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声明使分裂主义分子心惊胆寒。大师把爱自己的国家与爱自己的民族高度统一起来。他说:“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祖国

大家庭中,一个真正热爱本民族,为本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人必然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然是本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邓小平同志生前高度评价班禅大师的爱国精神,誉大师为“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对于大师而言确是当之无愧,名至实归。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大师的爱国主义情怀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渊源有自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深深地根植于藏族同胞源远流长的爱国传统之中,根植于历代班禅大师倾心内向,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思想和爱国行为中。如六世班禅大师丹巴益西身处西方殖民主义极力向亚洲扩张之际的清朝,英人波格尔等威胁利诱,妄想把西藏从祖国领土中分离出去,六世班禅大师不为所动,立场坚定地表示:“我不是什么国家元首,西藏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中国大皇帝治下的一个地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团结。再如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早年与十三世达赖携手一致,共同组织和领导抗英斗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晚年九世班禅大师又不顾年迈体衰,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活动中。在全国抗日救亡的关键时刻,九世班禅大师致电政府:“班禅目击时艰,忧愤不已,虽身属空门,然于救国之道,何敢后人!”“望我西陲蒙藏各界僧俗同胞,在此非常时期,本国民爱国爱教之立场,万不可听信日本的反宣传,而陷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苦海。”号召蒙藏僧俗百姓一致抗日、共赴国难,其谋国之忠、忧国之切、爱国之诚令人动容。十世班禅大师正是根植于藏族同胞和历代班禅大师深厚肥沃的爱国主义精神土壤中,秉承前辈们光荣的爱国传统,并因应时代的发展,把光荣的爱国传统和伟大的爱国精神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三

大师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一生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大师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一生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欢与喜、为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困难和挫折忧与虑。

正是出于对党的热爱,大师对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威信的事总是不顾自己可能遭受到的误解力争直谏。

大师说：“我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不是讲些好听的话，而是用实际行动去执行党的政策，宣传党的政策，维护党的形象和威信。另一方面，凡是有损党的形象和威信的事我都毫不留情地提出意见和建议。我认为这是真正热爱共产党，真正报答党的恩情必须做的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甘肃、青海、四川等省藏族地区以及西藏地区在平叛、民主改革以及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发生了扩大化错误，伤害了一些藏族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损害了我们党和政府与藏族群众的关系，也进而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对此大师忧心如焚，敢言直谏，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意见和建议。1962年中央召开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期间，大师披肝沥胆，把自己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整理成系统的书面意见，向中央汇报。这就是被称为“七万言上书”的汇报材料，即《通过敬爱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言辞锐利，态度恳切，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和大师谈话，充分肯定他爱党心切、为党诤言的行为，同时对大师报告中出现的错话和过头话也真诚地提出批评。对此大师一生感戴铭心。大师说：“没有共产党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和耐心细致的培养教育，我不可能成为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有益有用的人。”就是由于对党怀着深厚无比的情感和坚定无比的信心，使大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去一切国家领导职务、身陷囹圄达八年之久的逆境中，依然不改对党的忠诚和信任。他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无论是批判斗争还是监狱生活，都没有使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热爱有丝毫动摇。我在向党反映情况提意见时有气是事实；因为有气，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是事实，但我没有反对党的心。相反我依然认为在藏区工作中的错误，对我的错误处理都不是党的正确政策。我坚信总有一天党会给我平反。所以我在监狱中靠一本新华小字典拼命学汉文，准备以后更好地工作。”大师平反后说：“我恳切希望大家捐弃前嫌，团结

起来向前看，互相谅解、互相勉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团结一致、并肩携手，共为四化建设出力。”大师常说他为人处世奉行“四个热爱原则”，即“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本民族，热爱自己的信仰”。大师用一生的实践践行了自己的庄严承诺。

大师圆寂后不久，习仲勋同志在一篇怀念大师的文章中说：“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热爱自己的信仰；作为藏族的优秀代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作为党的忠诚朋友，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正是班禅大师一生的写照。”习老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精炼准确。

今天，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大慈大悲、无私无畏的宗教情操，爱自己的宗教信仰、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民族、爱中国共产党的“四个热爱原则”，在大师的转世者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弘扬。藏传佛教信众在十一世班禅的引领下，爱国、爱教、爱党、爱人民，奉法持戒，广度群生，正在为维护西藏的和谐稳定、繁荣发展，为增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重要贡献。十世班禅大师的精神也感召着全国三大语系佛教四众弟子效法前贤，不辱使命！

【参考文献】

- [1] 王兆国，《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典范》，《法音》，1999（2）：1-5。
- [2] 邱立，《历代班禅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传》，《中国藏学》，1999（3）：62-63。
- [3] 邱立，《祖国统一的历史铁证》，《中国藏学》，1998（3）：147-149。
- [4] 安多扎西，《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第十世班禅大师确吉坚赞》，《中国宗教》，1997（4）：42-44。
- [5] 江平，《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评传》，《中国藏学》，1996（4）：3-24。
- [6] 同上，1997（2）：23-41。